

流氓大亨

王俊编著

杜月笙野史



「草根」出身而意志坚韧的人，可能有两种前途：一种是认定一个「主义」后，为一个「主义」而牺牲；一种是完全没有「主义」，两面三刀，左右逢源，一切只为一个「用」字。有「主义」者如李大钊，无「主义」者如杜月笙。杜月笙被人称为「流氓大亨」，这「流氓」二字讲的就是「无主义」；被人称为上海滩的「厚黑教主」，这「厚黑」二字讲的就是「无主义」；被人称为中国「黑道第一人」，这「黑道」二字讲的就是「无主义」。一面是文质彬彬，书生意气；一面是心狠手辣，残害忠良。一面是从贼作父，狡猾奸诈；一面是为民请命，扶贫济穷。一面是「仁侠好义」，两肋插刀；一面是背信弃义，口蜜腹剑；……杜月笙就是这两面合成的一个「最极端」的「阴阳人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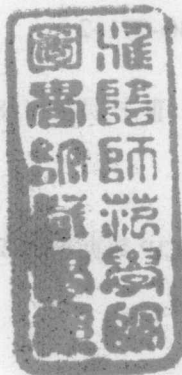


1151317

杜月笙野史

流氓大亨

王俊编著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151317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月笙野史/王俊编著.-北京:团结出版社

ISBN 978-7-80130-771-2

I.杜… II.王… III.杜月笙(1888~1951)-生平事迹

IV.K8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5110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100006)

电话: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网址: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mail: 65228880@tjpress.com(投稿) 65133603@tjpress.com(购书)

65244790@tjpress.com(投诉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装: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170×230 毫米 1/16 开

印张:21.25

字数:416 千字

版次:2008 年 5 月 第 3 版

印次:2008 年 5 月 第 3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130-771-2/K·208

定价:38.0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

杜月笙野史

目录CONTENTS

一

1. 遇上了风流的七姨太 1
2. 在烟花间打杂，差点被捕 7
3. 别了窑子，入了青帮 12
4. 领教黄公馆的世面 16
5. 巧遇救星入黄府 22

二

1. 以“义气”换手指 27
2. 上海滩的洋钿，要捞大家捞 32
3. 荐入赌场，先碰了壁 34
4. 散尽千金却娶了老婆 40

三

1. 收了个徒儿，又摆平了严老九 47

2. 拜四方，和气生财捞资本 52
3. 成立“三鑫”公司，与官府对着干 55

四 58

1. 为扫去水、陆路霸，重用张啸林 58
2. 黎总统一来，共舞台狐仙现身 62
3. 施展美人计，军阀禁烟未成 64
4. 以柔克刚，化敌为友 70

五 76

1. 黄霸主地位一落千丈 76
2. 设计救黄，却一心为己虑 85
3. 祸不单行，黄老板与结发妻离了婚 93
4. 重排座次：杜、黄、张 101

六 103

1. 找回珠宝，神通广大 103
2. “有事，找杜先生去！” 107
3. 法总督不得不“恭敬从命” 111
4. 仗义支持打洋官司 112

七 119

1. 拉拢政客军阀 119
2. 拉拢知识层人物 123
3. 施展美人计，力挽狂澜 126
4. 和蒋总司令的人攀上了朋友 133

5. 风声鹤唳，日夜密谋 140
6. 杜月笙弄来了大炮 150
7. 情海余波，薛二被捉 157
8. 又娶了新媳妇 162

八 166

1. 插手于金融业 166
2. 禁止日货，于松乔撞墙 173
3.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 177
4. “一·二八”淞沪之战爆发 182
5.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 185

九 196

1. 笼络金融界人士 196
2. 仗势欺人 197
3. 打入面粉厂 199
4. 盯上航运业 201
5. 在纱布交易中夺交椅 207

十 213

1.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 213
2. 日本人拉他，杜月笙避居公寓 222
3. 张啸林上了日本人的船 225
4. 在天罗地网中离开了上海 229
5. 异域香港，仍然门庭若市 232
6. 家道变故，一夜感慨不已 235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7. 拆了汪精卫的台，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 | 237 |
| 8. 铁血除奸行动，把张啸林给杀了 | 243 |
| 9. 管家万墨林被抓 | 249 |
| 10. 撤离香港 | 253 |

十一 258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胜利还乡，迎头却遭一击 | 258 |
| 2. 报了仇，戴笠却死了 | 265 |
| 3. 管家投案，却交了司令朋友 | 266 |
| 4. 当上了全国纺联的“盟主” | 268 |
| 5. 议长选上就辞出 | 272 |
| 6. 六十大庆时得到迟来的艳福 | 278 |
| 7. 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 | 283 |
| 8. 局势危急，仓皇出逃 | 287 |

十二 294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陈毅拉他不回去，也不买猪鬃 | 294 |
| 2. 在香港的日子很冷落 | 296 |
| 3. 自己顶住了中共的统战，朋友和秘书却跑了 | 298 |
| 4. 黄金荣虚惊一场，两个凶手被枪决 | 302 |
| 5. 儿子从上海回来，老子病情更加恶化 | 308 |
| 6. 江湖相士出入杜门 | 311 |
| 7. 红颜知己，冬皇之爱 | 314 |
| 8. “我不想活了” | 316 |
| 9. 死了五次，才撒手人寰 | 321 |

1. 遇上了风流的七姨太

14岁，杜月笙离开了无依无靠的家，来到上海滩，在十六铺“鸿元盛”水果店做学徒。没几天，偷钱去赌博，他就被老板赶了出来，没了工作，衣食无着，他就在街上打流。

一天，就在杜月笙在大街上饿得慌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，他碰到了曾和他在一起当学徒的王阿国。

“月笙，你在这干什么？”王阿国也发现了他，就在杜月笙想躲开的时候，叫住了他。

“我，我没做，闷的慌。”杜月笙立住脚，如实地说。

看到杜月笙的这副样子，王阿国知道杜月笙在街上打流，也没多问，就带他来到了一家浙江人开的面馆，点了两碗面条，一人一碗，吃了起来。原来，王阿国师满后，在十六铺一带开了一家“潘源盛”水果店。

吃完面条后，看在师兄、师弟的情分上，他让杜月笙到他的店里当了店员。

杜月笙刚进“潘源盛”时，鉴于在“鸿元盛”敲掉饭碗的教训，一心一意地帮助王阿国做生意，按月领取一份薪水，逢年过节还有红利可分。但这种安分守己的日子，并不合杜月笙的心意。又干了不到半年，一天，他向师兄提出自己想立个摊儿，干自己的买卖。

王阿国见他如此，也没有说什么，将一些卖不掉的烂水果送给他，并给了一点本钱，杜月笙便在十六铺码头旁边挤了一角，摆了个水果摊。晚上，无处落脚，他就同一些叫花子睡在小客栈的鸽子笼里，有时也混在大街桥下过一夜。

杜月笙穷归穷，但有一副侠义心肠，在穷兄弟堆里颇有点儿名气。他身边有几文钱时喜欢布施给这伙“瘪三”，当自己没吃时也不客气地敲敲瘪三们的竹杠。这些叫花子瘪三们送给杜月笙一个绰号“莱阳梨”。由于杜月笙有一手上好的削水果皮的手法，加上善于精打细算，从不把烂掉的水果扔掉，而是削了皮去卖，切块贱卖或用糖腌渍起来，故被同行戏称“水果月笙”。杜月笙是小本经营，在这光怪陆离、诡

满欺诈的复杂环境中，既没有请客置酒的本钱，又缺乏实力派人物做靠山，谈何容易？所以总不能发达。每每看到财佬们各个汽车进汽车出，西装革履，不但有财有势，而且妻妾成群，他不禁牙根恨恨，心中痒痒，白日里做梦都想过那种天堂的生活。可惜，事与愿违，这样晃了一年多仍是那个潦倒落魄的穷光蛋。

在这五光十色的上海滩，靠这种小玩艺儿赚几个小钱度日，有时还连饭都吃不饱，哪还能谈什么发达呢？在这寒酸的日子中，小小年纪的杜月笙却有心改行了。

这一天，杜月笙见生意清淡，闲着没事，于是想到了和他最为知心的在浴德池当扦脚师傅的“扦脚阿二”。杜月笙与阿二已有10来天没见面了，他身上很久没洗澡也痒痒，于是，就收起摊子，漫步到浴德池去找阿二聊聊，顺便洗个澡。谁知他在浴德池找来找去，就是找不到阿二，到茶房一打听，方知阿二已有个把星期没来上班了。杜月笙一听，以为阿二的哮喘病又发了，担心他的病情，他二话不说，拔脚冲出浴德池，三步并成两步往阿二家中跑去。

阿二也是个单身汉，就居住在浴德池的附近。杜月笙不多一会儿就赶到了阿二的住处。但是这里房门紧闭，杜月笙忙敲房门，好久不见动静。杜月笙又赶忙去见房东太太，打探阿二的情况。

“阿二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了，只记得上星期来交过房租，并把下月的房租也提前交了，可能这些日子也不会回来。”

“你看他的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人挺有精神，不像有病。”

“你多长时间没见到阿二了？”

“好几天了！”

杜月笙一听阿二没生病心定了些，但一听到阿二多日不归，又有些不安。他辞别了房东太太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家去了。

杜月笙一到家中，饭也不做，和衣就倒在床上，胡乱猜着阿二的下落。他心想，上海乱得很，要是阿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如何是好啊？想来想去，心里不是个滋味。他正在烦恼时，忽然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楼下的小三，手拿着一封信。杜月笙接过信，跑回房内去了。

他取出信一看落款，心中一喜，是阿二写来的。他急急地读起来，方知阿二现在已在青岛了。

杜月笙一口气读完信，又喜又惊。喜的是阿二有了着落，惊的是，平常不太有声响的阿二干事倒也干净利索，竟然到青岛谋事去了。他不禁自叹不如。

这天夜里，杜月笙难以入眠：上海滩实在难混啊！我在上海摆了这么长时间水果摊，还混不出一个模样来。阿二这个人样子比我差多了，而这次他却比我想得远，干得漂亮……

原来，阿二见上海混不出世面，就决定去闯闯世界。他见有人去闯关东，所以上星期没同任何人打招呼，独个登上了去大连的船。想不到，船靠了青岛后，黄海上刮起了暴风，船就在青岛避风。阿二上岸后，见青岛不错，就决定先在青岛闯闯。关东闯不成闯了山东。阿二在信中说，青岛这地方好混。目前，他正在一家木行内当伙计。

杜月笙一夜辗转，等到鸡鸣头遍，披衣起身。他用冷水一洗脸，顿时脑清目明。心想：“我何不像阿二一样，到外头去混混，去闯世界去！”想到这里，杜月笙决定歇业一天，到城隍庙去求城隍老爷指点迷津。

大清早杜月笙就赶到了城隍庙，抢烧了一炷头香，祈求城隍老爷保佑发达。烧完香，他去湖心亭喝茶吃点心，然后在老城隍庙内游玩一阵。当他再次走到庙门口时，只看到庙前有一个拆字摊，摊前人头挤攒，围着一大群人，生意极好。他又见摊旁挂着一幅名幡，上书三个字：张半仙。

“嗨！好气派。其他拆字摊都号称某铁嘴某铜嘴的，他却自称半仙，可见他的算命本领非同一般！”杜月笙心中不由一动，“何不请这位半仙先生指点我的前程呢？”于是，他挤到摊前，从半仙的纸签中摸出两个纸卷，看也没看就递给张半仙。

这位张半仙半闭着眼，接过纸卷，慢声慢气地问：“先生要求何事？”

“先生，我要出门做生意，请问何方吉利，何方不利，前程如何？”

张半仙将卷子打开，看了两眼纸卷中的字，然后闭上双眼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突然，半仙圆睁双眼，大叫一声：

“出门东北方，必有贵人帮。好自为之，前途无量。”

杜月笙听了喜出望外，赶忙摸出一块银元，双手捧给半仙，说了声“多谢”，然后喜滋滋地回家去了。

但是，一回到家中，杜月笙又犯起愁来，老大的一个东北方该往何处呢？到底东北方向的哪一个地方才是有贵人帮呢？他左思右想，突然想到了青岛。这正是东北方向，好友阿二又在那里，到了那儿又有个照应。主意已定，杜月笙也顾不得休息，赶快到轮船码头购买去青岛的船票，又匆匆打点行李，一直忙到半夜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起了床，快步向码头走去，稍待了一会儿，就登船去青岛了。

到达青岛后，杜月笙找到了好友。虽然前后不到半个月，此时，阿二已在这家木行中当账房先生了，大有一番管家风度。阿二见好友来到，格外高兴，答应介绍他在木行中做工。

第二天，阿二将杜月笙引荐给老板。老板见他清秀灵活，很是高兴。交谈之后，老板又觉得他口齿伶俐，反应又快，是块搞推销的料，当下就聘他为木行的推销员。杜月笙高兴极了，这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因为他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，和一副精明而灵活的头脑。结果，杜月笙由于他推销有方，钻营有术，为老板不断扩充地盘，承

揽了一大批新建洋房所需之材。木行的生意日渐兴隆，老板对杜月笙更是另眼相待，视为心腹之人，言听计从，业务上的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。

这个木行老板也是个精明人，但就是有一个缺点——贪色。姨太太有六七房，其中七房姨太太二十刚出头，知书达礼，还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。老板最宠她。她也操纵着木行的大权。

8月15日这天，七姨太和老板在公馆设宴招待木行的有功人员，共度佳节。

下午6时，杜月笙等人应邀前往老板府邸。

一路上，阿二已对杜月笙说及七姨太的相貌人品，并要杜月笙注意言谈，不要说大话夸海口，并断言七姨太今天肯定要注意杜月笙，而且还会出其不意地难为他，因为她可能要试探一下他的真正能力。杜月笙把阿二所说的要注意的方面一一记在心中。

同行们在老板公馆的客厅里聚齐，见老板和七姨太还没来到，就坐下来喝茶聊天。约摸过了刻把钟，老板才从屋里出来。大家寒暄几声后，老板吩咐一声：“开宴吧！”

杜月笙刚坐定，只觉得身后飘来一阵阵香风，刚想回头看时，坐在旁边的阿二已站立了身子，同时杜月笙也觉得衣服被阿二拉了一下。这时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听到阿二说：“夫人，您好！”

杜月笙一听，知道是七姨太来了，赶忙站起身来。谁知杜月笙猛一回头，四目相对，当即怔住了：好一个七姨太，赛过七仙女！她身段凹凸有致，身材苗条，身穿上等长旗袍差不多是裪在身上，露出了全部的线条，下身半隐半露着迷人的大腿，红润的嘴唇好像两片带露的花瓣，微凹的嘴角边隐约挂着一丝笑意，一头乌黑光洁的秀发梳成了几十条细碎均匀的小发辫，发辫分披两肩，束起来套入背后的辫套中，耳边拖垂着两串长长的耳坠，颈项上围着一圈用彩珠银牌连缀而成的项串。这真是一个妩媚的女人，杜月笙愈看愈身心愉悦……简直是着迷了。

这七姨太似乎也着了魔，杏眼含笑，直瞟着杜月笙。

杜月笙被七姨太的妩媚秋波一击，顿时变得舌笨口拙，甚至忘记了也应该对七姨太笑笑，以表示礼貌。

“夫人，这就是我的兄弟，新近从上海到这儿来干活儿的！”

七姨太被阿二的几句话说得如梦初醒，赶忙收起失态之状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位杜先生，快请坐，请坐！哦，大家请坐，多喝酒，多喝点酒！”

众人一听，忙说：“夫人请坐，夫人请坐！”

席间，杜月笙只觉得七姨太的秋波在自己脸上荡漾，火辣辣的有些不自在，心怕有什么举止不当失了饭碗，正想不如找个理由告退，可是猛然耳边响起张半仙的话：“出门东北方，必有贵人帮！”不由他心中一沉，莫非她就是自己的“贵人”？想到这他随之又一喜，心也定了，话也多了。一时间，他在席上的妙语横生，逗得主宾们前合后仰，笑声不断。

然而，在谈笑之中，杜月笙边说边用眼光去寻找七姨太，顿时两个眉来眼去，无言之情在秋波中传递，钟情万分。酒至半酣，杜月笙不禁欲火中烧，无法控制住自己，情不自禁地夹起一筷子菜来，站起身，面对着七姨太，说：“今晚，我太高兴了，我，我敬……”

话到此时，杜月笙只觉得小腿上被人猛踢了一下，顿时一惊，一哆嗦，酒也醒了大半。原来，阿二已看出了一些苗头，他生怕杜月笙惹出是非，紧要关头用脚悄悄地猛踢了他一下。这一脚把月笙正将丢掉的魂儿踢了回来，他赶忙把菜往嘴里一塞，连菜带话一起咽了下去。他举起酒杯，对大家说：“团圆之夜，良宵难忘，我祝大家顺心发达，干杯！请！”



杜月笙

七姨太一听，笑出了声，忙说：“干杯！祝大家时时顺心，事事如愿！”

说完，对着杜月笙又一个秋波抛来，弄得杜月笙的心像有蚂蚁在爬，痒痒的。

为什么七姨太这么眷顾着杜月笙呢？

原来，她早就听老板提起杜月笙生意做得好，并且一听他是从大上海来的心里更是有好感了。杜月笙一进入客厅，躲在帘后的七姨太就注意到他的一举一动了。杜月笙眉清目秀，老板哪里及得上半点。看着看着，七姨太心头就蒙上了一层莫名其妙的感情之纱。现在，七姨太呢？虽也是心急情切，大有与杜月笙相见恨晚之情，但她毕竟老成持重，不露声色，而心中的计划却悄然而成。她见杜月笙失态之状已经收回，赶忙敬完酒，自己就先回房中休息了。

过了几天，老板去济南看望父母、发妻以及子女，将木行的事一一托给阿二和杜月笙。

老板走后的下午，杜月笙正独自在木行门市内思念七姨太，忽然一个小丫头神秘秘地送来一封信，杜月笙赶忙接过来一看，是七姨太写给他的，上面写道：

月笙：

与君一面，相见恨晚，多日来甚为思念。老板不在，昨天回济南老家了，望君明晚能来房中以诉心中相思。

七姨太

杜月笙看罢这封信，先是喜悦，然后是异常激动，他只觉得脑门子冲血，血往上撞，心怦怦直跳！他此刻似乎已经看到了七姨太正等着他的到来，坐卧不住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杜月笙早上了门板，回房之后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随时准备去见为之夜不能寐的七姨太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，他悄悄来到了七姨太的屋前。

他一推门，门没有锁，随即来到屋里，把门反锁上。房内香气扑面而来，杜月笙先是一阵眩晕，他环顾一下室内，柔和的灯光映着浅蓝色的窗帘，床前是粉红色的幔帐，但七姨太并不在屋里。他的心已急不可待了。

杜月笙慢慢移到床边，坐下来。他忽然听到拖鞋的声响。

“月笙，你来了！”

这时，从内屋传来七姨太娇媚的声音。

杜月笙赶忙站起身，七姨太已经漫步走了进来。这时，他只见七姨太头上罩着白色的浴巾，乌黑的秀发尚未晾干，顾盼多情的眼睛描着重重的眼影，千娇万媚尽在这张如桃花一样的脸上。而此时，七姨太的身段散发着香气，胴体尽乎赤裸，只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，露着光滑如玉的肩膀，下面的玉腿或隐或现。

“月笙，你看我美吗？”杜月笙看到七姨太的姿态，早已欲火难熬，他一下子冲上前去抱住了七姨太的柳腰。

“别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嘛！”七姨太话虽这么说，嘴巴却往他的脸上靠，“吧嗒”一下亲了杜月笙一下，然后推开杜月笙，拉着他的手，来到桌子旁边。杜月笙被她柔柔的纤手牵着，依从地坐了下来。七姨太拿过两只高脚杯，倒上葡萄酒：“来，月笙，我们先干一杯！”

“好！”酒助性。杜月笙明白她的意思，端起了酒杯，放到了嘴边，刚要喝，忽然七姨太用手拦住了他。

“慢着！”说着，七姨太把杜月笙手里的酒杯拉到自己的唇边，而她手中的酒杯却送到了杜月笙嘴边。杜月笙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意图，两个人竟喝起了“交杯酒”。

“自那天见到你，我的心就被你勾走了。我的心肝，想得我好苦啊。你想不想我？”

“我也想你！但是不敢高攀。”说着，杜月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欲火，一下抱住了七姨太，对着她的脸和脖颈狂吻着。

七姨太被吻得娇喘微微，但是半就半推，嘴上还说着：“月笙，不要嘛！不要嘛！”

杜月笙理解其中的含义，这并不是阻止，而是鼓励，他一下抱起七姨太，来到床前……

有了这第一次，从此，两人经常密约，欢度良宵。然而，七姨太对这并不满足，而是想与杜月笙私奔做长久夫妻，因为木行老板年老色衰，七姨太虽然得到宠爱，但是并不喜欢他。

一天，她对杜月笙说：“我不想呆在青岛了，你上海有路吗？”

杜月笙一听，心领神会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路是有的，我原来只是一个摆水果摊的，养不活你啊。”

七姨太忙说：“这个你放心，只要有路，其余的一切我包了！”

于是，两人细密地商讨了出走的计划。

一天晚上，七姨太席卷了木行的巨款和自己所有的金银细软，准备和杜月笙一起离开青岛到上海。

他俩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后，租了一辆人力车，一上车就匆匆向码头而去。

哪知，杜月笙与七姨太的这份姻缘并非预料的那么顺利，正当他们准备走的时候，木行老板回来了。

他们刚刚转过中汇大楼，迎面飞奔而来一辆马车，马车到了他们近前，戛然而止，从车上跳下木行老板和几个随从。七姨太一看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杜月笙知道躲不开，只好让车夫停住，静等老板走近前来。原来，老板已在济南得知了此事，气得一夜没睡，第二天天不亮便返回青岛，到得家中，扑了个空，一问才知七姨太刚走，于是他抄近路而来截住了他们。

这时，他铁青着脸，几步冲上近前，对着杜月笙啪啪两巴掌，口里大骂：“你这个混蛋！好个王八蛋，竟敢占用我的女人，胆子真可以包天了！”

杜月笙没有说话，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，这时见事情败露，七姨太在车上低声抽泣，老板一见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这个贱货，在家给我养汉子，回去我再收拾你！”

说着，他转向杜月笙：“你这个畜生，我念你过去给我效力，我也不罚你，你马上给我滚蛋回上海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如果再撞见你，扒了你的皮！快滚吧！”

杜月笙回过头，看了一眼如泪人一般的七姨太：

“夫人，对不起！别怪月笙无情义，我没有本事啊！”

七姨太此时已是哭得泣不成声，她抬起泪眼看了看她的心上人，算是对他的送别。杜月笙一转身，就消失在了木行老板和七姨太的视野之中。

就这样，杜月笙又回到了他的上海滩十六铺。

2. 在烟花间打杂，差点被捕

回上海后，醒了“贵人帮”的梦，杜月笙仍支撑起他的水果店，但情场上的失意使他开始嗜赌如命。掷骰子、押单双、推牌九、搓麻将，他无所不干，一度迷恋于34门押其一的赌法，赌注也由小渐大。渐渐地，到了他一天不吃不喝可以，一日不赌却难以度过的境地了。

杜月笙与小瘪三们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很苦，但是他是个富有心计的人，常常出些

坏主意教唆小瘪三们混饭吃。身边无钱，他就喝令他的瘪三伙伴把裤子脱下来，让他拿去当了下赌场；输光了赎不回来，让他们穿自己的裤子出去，自己却躺在被窝里睡觉。

一天，杜月笙又带着几个哥们儿在十六铺码头游荡。计从心来，他让一个叫阿狗的拿了一瓶装自来水的酒瓶，挤在人堆里。轮船一到码头，人特别拥挤。阿狗跑到一对衣着华丽的男女身旁，将酒瓶往地上猛地一砸，“砰”地一声，炸得粉碎。随后，阿狗随手拉住那个女的衣角，大声嚷道：“好啊，你把我的酒给碰碎了，你不赔，小爷儿今天跟你拼了！”

接着，杜月笙立刻窜了过来，围着这对男女，捋起袖子，软硬兼施地说：“先生，你有话好讲嘛，何必摔酒瓶，这个小师傅替人做生意这酒哪赔得起？先生，你看怎么办吧？”

他边说边往那个女的身上靠去。那女的吓得浑身发抖，惊慌不迭地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张钞票丢下，拖着男的就走。杜月笙拾起钞票，微微一笑，用手指沾着唾沫数了数，啪地一声在手背上一弹，抽出一张给阿狗，随后扬长而去。

十六铺的乞丐、流氓数不胜数，而那些打扮得妖形怪状的风骚“野鸡”，挤在人群里拉客的也不算少。

在昏天黑地的上海滩，妓院很多，分为三四等。头等为“书寓”，妓女能弹会唱，善说会道，妓女称做“先生”，只陪酒，不留宿。二等为“长三”，妓女七成能唱，陪酒只收三块钱，茶围也收三块，所以叫做“长三”。三等之下为“么二”，陪酒只收二块钱，茶围收一块钱，所以叫“么二”。最低级的是俗称“野鸡”，即烟花间妓女，除了抽大烟外，就是撩衣解扣，只能靠与男人媾欢出卖肉体为生。

杜月笙从小就贪玩，父母早逝没人管，早就试过男女之事，这次青岛之行更让他体会到了人间至境的快乐，现在除了赌外，拈花惹草也是他生活的内容之一了。但是他只是一个朝不保夕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小摊主，不要说“书寓”，连“长三”、“么二”也不敢问津，他只有到烟花间乱搞。这天，他来到烟花间，一个约摸30岁上下的女人，看见杜月笙那股灵活劲儿，便笑咪咪地走过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喂，小兄弟，生意做得不错呀。”

杜月笙见一个胭脂花粉涂得血红的陌生人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太太，有事要帮忙？”

那女人道：“我是小东门的大阿姐，想请你到我店里帮点忙。”

“大阿姐”是小东门烟花间的老鸨，颇有点小名气，杜月笙曾听人谈起过。他心想：“自己现在正是落魄的时候，能找个地方落脚就不错了，管它是烟花间还是燕子窝！”于是便也有心去那儿。

上海滩几年多来的世面已将杜月笙磨炼得鉴貌辨色，八面玲珑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他当即一口应允，拍拍胸脯，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闻言，大阿姐从袋里掏出几张钞票，对杜月笙说道：“好，小兄弟，你先去洗个澡，剃个头，换身衣裳，就来找我。”

大阿姐经营的烟花间是最低一级妓院，专在码头、街面上拉客为生。来往的嫖客以地痞、流氓为多，也有些乡下佬。杜月笙来到这后，就在花烟间里打杂，代妓女拉皮条，为嫖客跑腿买烟什么的。

这时，上海滩的妓女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结拜“十姐妹”的风气甚盛。所谓“十姐妹”并非都是女的，而是九个妓女加一个男的或十个妓女加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必是黑社会中有势力人物，妓女与其结拜，就是为了求得他们的一些庇护，而不至于受到嫖客的欺负，作为回报她们对结拜的兄弟是白玩不收钱。

大阿姐在黑社会里颇吃得开，与三教九流来往甚密。杜月笙浪迹于这种场所，很快与一批流氓恶棍混得烂熟。他羡慕这些人各霸一方，作威作福，更感到如果没有靠山，没有势力难以在这种蛇蝎出没的地方捞到便宜。只要有势力，干什么都能发财。于是，有心去做一个敢作敢为的大恶棍。

一天，吃过中饭，杜月笙到客堂里向大阿姐请安，见大阿姐正陪着一个小伙子闲聊。这人生得浓眉大眼，虎头虎脑，牛高马大，20岁刚出头，穿一身黑香云纱衫裤，说话粗声粗气，杜月笙一瞧便知这是地盘上的角色。于是，他恭恭敬敬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先生，您好！”

“新来的？”那人斜视了一眼这位陌生的伙计。

大阿姐忙上前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干儿子，叫月笙。泉根，今后你可要多照应照应。”

“多大啦？”

“17。”杜月笙答道。

这位叫泉根的走上来，扳了扳月笙的肩膀，又用力试试他的腰板，半晌才吐了一句：“好。这小子将来会有出息的！”

这个外号“花园泉根”的青年，是十六铺一霸，原名顾嘉棠，住在上海赵家桥，过去曾在北新泾种花，所以得了个“花园泉根”的绰号。他是十六铺流氓集团“小八股党”中的一名打手，在流氓中以“四大金刚”诨号出名，在十六铺一带颇有名气。

在人鱼混杂的上海滩，自从建立租界后，外商轮船在十六铺码头停泊。贩卖鸦片的生意特别兴隆，一些燕子窝的老板与土商做鸦片生意时常遭到抢劫。因此，他们愿出高价请一批流氓保镖。“小八股党”独霸十六铺，专干此买卖。顾嘉棠看中了杜月笙，于是几天之后就把他拉进了“小八股党”。

很快，杜月笙在“小八股党”里也称王称霸，抖了起来。每当有商轮靠码头，杜月笙就带了几个小流氓蜂拥而上，如果是些没有向“小八股党”孝敬过的商家，他们就将一些燕子窝里的小伙计一拦，霸道地打开切口：“你们都是背了招牌有店、

有家、有依靠的，我们是白天喝西北风，晚上吃露水的，识相的让让路。”

久在码头上跑，这些店伙计也知这批小流氓不好惹，都自认倒霉，识相地跑了，或者成为了“小八股党”的布施者。

杜月笙聪明，鬼主意多，于是又用这个办法，时常对一些运瓜果、蔬菜的农民敲诈索要，赚得不少赌资酒钱。

结果杜月笙越混越得意，胆子也越混越大。

这时，在小东门福生街有家人和客栈，店面颇阔，生意非常兴隆。来往汉口、上海的客商常在此歇脚，炒些货物运往内地。这些客商来上海一久，自然沾上烟、赌、嫖之病，在客店里抽上几口大烟过过瘾。人和客栈老板姓陈，见有利可图，便让茶房去轮船上接点小货补些烟土。

杜月笙在十六铺混久了，知晓其中内情，便想敲些竹杠多赚些外水。这天，杜月笙带着小流氓闯进了人和客栈。杜月笙昂着脑袋，踏进客栈，煞有介事地往账台上一靠，眯着眼睛对账房说：

“我是巡捕房的，听说有客人在店里抽大烟，私售洋烟，这可是犯法的，难道你不晓得吗？”

账房先生也是浦东人，见来者不善，慌忙敬上一支“白金龙”香烟，同时陪着笑脸对他打招呼：“大爷，您请坐。我们店规规矩矩，只住客，不贩大烟。”

杜月笙用手挡开账房先生伸来的香烟，冷冰冰地回答道：“朋友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看见你们茶房在码头上接货，特地来拜访的。”

这时进来一位茶房，账房故意地问他：“刚才这位大老爷说咱们店里接过小货，你知道吗？”

茶房操着宁波口音搭讪地道：“先生，你莫不是弄错了？”

杜月笙将脸一沉，把手一挥：“阿四，上楼去看看。”

账房先生心里有鬼，自知这帮瘟神不可冒犯，慌忙上前拦住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大爷，自家人何必做的这么绝情。有话好说！”

这话正合了杜月笙的心意，他伸出手掌一扬：“5块大洋，算是我们兄弟的茶水钱，否则巡捕房里走一趟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账房先生急忙数了5块钱，塞在杜月笙手里。

杜月笙把大洋向空中一抛，伸手一拢，轻巧地往袋里一塞，说声“再见”，头也不回推门便走。

待杜月笙一走，账房先生如送走了瘟神松了一口气，连忙急急上楼，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陈老板。陈老板也是十六铺滚过来的，不知哪门小角色冒充巡捕上门来敲竹杠。他立刻写了一张稟帖，要账房拿些大洋，叫过茶房来：“你马上去巡捕房走一趟，查查刚才这帮人的来历！”